

大家庭 系列

窗口的情欲

雪米莉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大 家 庭

窗 口 的 情 欲

雪 米 莉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76 号

责任编辑:仲晓红

封面设计:史 密

大 家 庭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宜春市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0 字数:98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106—01093—6/I·0111

定价:(全十册) 68 元

内 容 提 要

现代社会的婚姻生活经历着重重的波折与考验,本书站在一个超越现实的高度,剖析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各种类型的婚姻悲剧。

书中列举了为情欲所惑而堕落的男人以及不惜以处女身换取虚无幸福的年轻女性,是非曲直,尽在不言之中
.....

第一章

火车通过隧道的时候，车箱内乍然灯火通明，在剧黑与晃亮之间，游移着一种与秋寒莺心境相近的幽微。

她从窗镜中睨视着隔了走道、坐在另一侧靠窗座的萧玉龙。

她已经这样窥视了他半年之久。半年之间，千山万水的心路历程，正象这一程曲折、隐晦而寂苦的孤独之旅，无人问，无人存问，相反的，她必须规避所有的关怀与注意，默默涂写她一己不为人知的心曲。

说是不为人知，也许并不正确，因为，萧玉龙在这段期间，一直将他内心的自我挣扎，表现在和她眉目追逐之中。

通过隧道，一切又豁然开朗。秋寒莺默默将目光收了回来。坐在她身侧的何瑶莹打了个哈欠，挪动一下身子，说：

“下站就是了。搭火车还真无聊，幸好是大伙儿一道去。”

秋寒莺看看窗外景色，回说：

“我倒觉得满有趣的，天天上下班，看惯台北乱七八糟的交通和街景，有时能换换口味，挺不错的。萧副理这样，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六天在台北，一天在乡下老家，好象度假一般，比我们这种单调的台北族生活有趣多了。”

“他太太和孩子一定不觉得有趣，七天有六天，家里的男人不在，能有什么趣味？”

秋寒莺笑她：

“你是有丈夫的人，比较了解个中滋味，我可不懂。”

何瑶莹瞄她一眼，别有意味的说：

“你啊，一肚子山水，骗谁！”

“骗谁？”秋寒莺辩说：“浅滩见底，能骗得了谁？”

何瑶莹笑笑，也不追击，略蹙蹙眉，说：

“要是萧玉龙老婆，我就拼死搬到台北和他住，否则啊，日久会出毛病。工作、工作，工作又算什么！保住饭碗、失去丈夫，这样的女人，又算什么成功？何况，听说她只是一个小学教员。”

“小学教员，怎能说只是呢？现在要谋个教职也不容易啊，又是在省辖市。”秋寒莺声音黯了黯，象是在和自己争持似的：“而且，萧副理也不象你说的那样，真有什么婚姻危机，象他那种顾家的男人，有哪个女人攻得进去？人家这样离家上班，也有好几年了，也不曾听过什么事情发生——何大姐就是喜欢过甚其辞。”

何瑶莹转头正视着秋寒莺，半晌，才似笑非笑的说：

“寒莺，但愿你说的是真心话。”

正说着，萧玉龙偏过头，向她们这边做了个下车的手势。两个女人暂时打住了敏感的话题，不约而同都动手整理坐皱了的衣襟。

秋寒莺今天穿了条紧腰、腹前打摺的改良型牛仔裤，白衣麻纱衬衫在前腰打了个蝴蝶结，素雅简朴之中，透着刻意修饰那头细而不多的长发。

今天这场暗中较劲的初见，虽然对手浑然不知，但秋寒莺却卯足了劲。因为，这是萧玉龙首次能同时在同一场景中，见到他的妻子和秋寒莺，虽然他未必存心比较她们两人，不过，两个女人站在一起，自然而然有了比拼的事实，象他那样敏感内敛的人，不会不注意的。

秋寒莺曾经看过萧玉龙的全家福，他的妻子瘦削而严峻，五官鲜明，看起来是个有效率的人。而秋寒莺自己，却是个皮肤白皙而五官稜线和角度的女人，她唯一的长处，也许即之也温的柔和吧。

论到年令，二十九岁的秋寒莺和三十五岁的萧太太相较，原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是，一个未婚女子和一个生养过两个孩子的妇人，身段容颜高下立判。何况，萧玉龙长年不在家，持家、育儿，加上有一份全天候教职的主妇，其操劳是可以想见的。

秋寒莺那一身打扮，处心积虑抓紧了这个机会点，彻头彻尾展露出前所未有的新鲜。所以，在火车站乍然出现，工程部的李友昭便朝她猛然吹了个尖而响的口哨，嘻皮笑脸

的说：

“怎么啦，今天改变形象，大突破？”

会计部的老大姐何瑶莹撇撇嘴，不无酸辣的抛了个白眼过来：

“唷，跟谁比呀？打扮得象个小姑娘似的。”

她实在没有办法喜欢何大姐，后者那种什么事都瞒不过耳目的精明厉害，真叫人受不了。尤其何瑶莹又喜欢以卫道姿态抨击秋寒莺的势力，更叫寒莺无法忍受。一个女人，谈过恋爱，结了婚，经历过那么多红尘岁月，为什么不能了解另一个女人的寂寞和无奈呢？当她自己幸幸福福和丈夫子女，坐在客厅看电视时，她能想象别人空荡荡、里里外外象千万只虫蚁在钻爬的骚然吗？秋寒莺实在很想这样对何瑶莹质问；可是，何瑶莹的回答绝对是理直气壮毫不饶人：

“没人挡你找男人，不过要找个没结婚的。那才叫自由。不然，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也叫自由？那是掠夺、是偷窃啊。你换个立场想想，如果你自己的丈夫被抢呢？”

何瑶莹每次讲话永远不指名道姓，随便报上一则社会新闻，都可以供她指桑骂槐好一会儿。秋寒莺不巧是她属下，座位不偏不倚又是她下首，十回有九回拉不下脸走开，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每当那个时候，秋寒莺便恨不得离开这个她工作了十年的地方。薪水不多，升迁无望，何必又受这份闲气？可是，萧玉龙在这儿，她怎能就这样走开？

“走吧，难道你还坐到台中不成？”

何瑶莹推了秋寒莺一把。秋寒莺往后一缩，带刺说道：“你先请，我那恨走在你前面？”

败兴！秋寒莺恨恨在心中唾骂。上个礼拜，决定到萧玉龙老家采枇杷，听到何瑶莹也在被邀之列，秋寒莺内心便无法畅快。何瑶莹败兴还在其次，要命是她那种随时窥伺秋寒莺，又喜欢带针带刺的作风，真是令秋寒莺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

然而，认真说起来，今天能够到萧玉龙老家去，还真得拜何瑶莹之赐呢。萧玉龙的工作，和会计部息息相关，会计主任何瑶莹只要有意刁难，萧玉龙当月整个部门的业绩奖金便没有办法准时发放，所以，即令是他那样不苟言笑的人，遇上何瑶莹，也得多巴结一点。

提议要去萧玉龙老家，是秋寒莺的主意。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最接近的人，就是是最不能接近的人……反过来说，似乎也言成理。无论如何，她总得见他太太一面……可是，何瑶莹会来，却大大出她意外。

秋寒莺默默跟在何瑶莹背后走出月台。七个人分坐两部计程车往市外走。也不知是有意或无心，何瑶莹拉着秋寒莺，就往第二部车子坐。身为主人的萧玉龙，扶着另一部车子的车门，看着秋寒莺她们坐进车中，然后自己才返身上车。也许是错觉，秋寒莺仿佛在他眼中，看到一抹默然和无奈。

就这样一个眼神也就够了！最少他知道自己的心意，虽

然身不由己，有那无言的安慰，秋寒莺突觉豁然开朗、心扉大开。

车子才堪堪停在前院，屋子里便跑出两个一高一矮的小女孩，一路喊着。

“爸爸！爸爸！”

秋寒莺站在大门前，有一刹那无法自持。她能够接受萧玉龙是人家的丈夫，却没法忍受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夫妻情份可以割可以舍，骨肉血亲却是一体难分宿命。仿佛一道墙，尽管早已知道，但真见着了，秋寒莺却站在那儿，一步也跨不出去。

何瑶莹扯她一把，嘴不饶人的说：

“走啊，难不成临场退却？”

一位淡妆妇人迎出了客厅。

乍见之下，比照片中或秋寒莺的想象里要高大许多，也许又因为是高大身量的关系，所以看来相当严肃。

萧玉龙趋前扶住妇人的肩，笑着向大家介绍：

“我太太，叫晓茗。”突然福至心灵，临门幽了一默：“各位可以叫她吴老师。”

吴晓茗笑推丈夫一把，似嗔还笑：

“这人怎么搞的？各位不知多有学问，还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叫什么老师？”

“应该的，应该的，老师就是老师，哪有不能叫的？”何瑶莹边应酬边把带来的饼干礼盒递了过去。

吴晓茗大大方方接了，很得体的说：

“让大家破费！请坐，别尽站着讲话呀。”

萧玉龙蹲下，一手搂着一个女儿，左右开弓各自亲了两个女儿一下，才说：

“叫阿姨、叔叔呀，心欣，心怡！”

两个女孩，怯怯的喊着叔叔阿姨。五官辩不真象谁，倒是没母亲那份威严，甜甜的，自孩子式的可爱。

介绍的时候，秋寒莺看得出吴晓茗对他们几个耳熟能详，许是平常萧玉龙回家常讲，今天见面她只不过把名字和人联一联，对照着看而已。

“玉龙在公司，常常受各位的照顾，他回家常讲，我一直想当面谢谢各位。”

“哪里的话，大家都是同事，萧副理人挺好的。”

“是啊，我们这些后进经常受他照顾。”工程部的几位年轻男同事，接了何瑶莹的话，异口同声的投挑报李。

何瑶莹转头向萧玉龙的女儿：

“心欣、心怡几岁啦？”

“一个九岁，一个七岁。”秋晓茗笑着反问何瑶莹：“何主任几个小孩？”

“也是两个，我的大罗，老二都十一岁了，老大比我还高。”

“怎么不带他们来？”

何瑶莹笑了笑，有些得意又有些不好意思：

“两个都在补习，一个补英文，一个上补习班——没办法，升学压力，不补不行。”

“这样，您先生不就落单了？”萧玉龙有意使气氛轻松，说了个自己并不擅长的俏皮话。

何瑶莹哈哈大笑，说：

“我们是老夫老妻了，还在乎什么落不落单？何况只是一天半日，不象你们家萧何副理，长年在外，你放心啊，萧太太？”

秋寒莺一听话头扯到这里，便担心何瑶莹用话刺她，或向吴晓茗暗示什么，一颗心顿是忐忑起来，人便燥热燥热的，连吴晓茗回些什么都没听进。

还好，萧玉龙适时解了围。

“喝茶，喝茶，各位看看味道怎么样？我们自己茶园焙的茶。”

“萧副理家也有茶园？”工程部的蔡姓男同事惊讶的问道：“如果我家有这些产业，我就留着经营，绝不上班。”

“如果你家没有这些没用的田产，你就不会说这种话。”

大伙哄然一笑。蔡姓男同事又说：

“有土斯有财——”

萧玉龙截断他的话，说：

“看什么土。”

吴晓茗来请大家用餐，满满一桌佳肴，看得出相当费心、费时才张罗出来的，何瑶莹代表大家客套，吴晓茗说：

“你们赏光，我学了烹饪，英雄才有用武之地，否则都白学了。”

秋寒莺一旁默默听着、看着。吴晓茗的贤慧能干，真是

无懈可击，每一句话都有学问，连一向尖嘴利舌的何瑶莹都说不过她，自己更是望尘莫及了。

有这样贤慧妻子的男人，会是什么心情？秋寒莺心头流过这个问题，眼波不自禁便扫向萧玉龙。

斜坐在圆桌对面的萧玉龙，不经意也正看着秋寒莺。接触到她的眼光，心下一惊，急急移了开去。

不知怎的，秋寒莺觉得吴晓茗的气势，远远罩着萧玉龙，也罩着她未可知的一片情感前途。

饭后在后院摘枇杷，吴晓茗掩了过来，笑对秋寒莺招呼：

“乡下地方，不象台北，没什么好玩的。”

秋寒莺未料吴晓茗有此一招，慌乱中，不自觉便语无伦次起来：

“这里也不算乡下——其实台北并不怎么好玩，我是说——”

秋寒莺觉得自己越说越错，及时住了口，浑身不自在的僵着。

“我们玉龙，平常日子一个人在台北，不是看电影，就是去什么MTV，听他说起来，还挺有趣的。还好他不跳舞，否则如果也和人去地下舞厅，那就不太好了。秋小姐平时也常看电影或什么的吗？”

秋寒莺摸不清吴晓茗的真意，但料想自己的心事她应该无从知晓，因此便放大胆子，努力从容的回答：

“我家住台北，每天通勤，通过半个台北市，累都累死了

尤其挤在公车里，没位子坐，台北路况之挤，回到空人快虚脱了。何况，我每周有三天学裁缝，剩下的时间不好乱跑，否则，老人家总会嘀咕。”

“学裁缝？”吴晓茗有些诧异：“现在成衣那么普遍——而且，学起来很苦吧？年轻小姐很少人愿意花这种精神的。”

“我有兴趣，我已经学了好几期了，现在会做大衣了。”秋寒莺甜甜笑着说。

“秋小姐的工作不错么，难道学了要改行？”

秋寒莺拿眼偷看一下何瑶莹，故做害怕状说：

“可别让我们主任听到——我那工作，稳定是稳定，可是，太没有起伏和创意了。而且每天上下班，既耗时间又分神，自己都没有时间做喜欢的事。我常想，人生真是过眼烟云，一转眼，什么全过去，活也没活充实，过也不曾随自己心意，何苦！”

“秋小姐想得真多，心窍玲珑。象我，还不是过一天算一天，我比你好的，是上下班骑摩托车，比较不花冤枉时间，不过，冬天冷起来，风刮得人颜面疼痛，你是知道新竹的风的。”

“吴大姐真能干，萧副理就是有你这贤内助，才这样放心。”

“哪里，一个女人独立照顾家和孩子，其实非常辛苦，我屡次要他换个工作，最少找在新竹或中坜，我们买部车，他可以通勤——可是，你也知道，工作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要适合的。”

“是啊。”秋寒莺嘴里虚应着，念头一转，换上欢快的笑容，抓住吴晓茗的手，说：“我帮吴大姐裁两件衣服好不好？”

“那怎么好意思？你那么忙，不要了，秋小姐自己多做两件才好。”

“没关系的，吴大姐如果答应，还是帮我的忙呢，因为我正好练习一下——哪，就这样说定了！我皮包里有软布尺，顺便帮你量尺寸。”

“那不好，我手边也没布料。”

“吴大姐信我一次，连布料、样式、颜色，全权委托我好了——嘘！就这样决定，别嚷嚷，待会儿偷偷到你们卧房量尺寸，别让何主任知道，不然没帮她做不好意思。”

她们继续摘了会枇杷，趁着大家哄哄闹闹的，吴晓茗将秋寒莺引进他们夫妻卧房。

秋寒莺一脚踏进，迎面便看到萧玉龙和吴晓茗的结婚照，微愣了愣，嘴里却说：

“吴大姐好漂亮。”

吴晓茗说：

“哪个做新娘的不漂亮？”

两个女人一起笑了起来。笑声中量好尺寸，又先后掩出房间，正好大伙儿也正打算结束采收，各自拿了装枇杷的塑料袋，笑语喧哗的准备打道回府。

萧玉龙电话叫来两部计程车，大家拦着不让他送，他只得和太太孩子站在前院送他们车子开走。

车行途中，何瑶莹有意无意的又是试探又是挖苦：

“你和萧太太倒是满投机的么。”

秋寒莺拿眼看向窗外，根本没有和她应答的兴趣，嘴里“嗯”了一声，把身子向椅背一仰，索性闭起眼来，佯做养神。

暮色不知何时，薄薄掩了一层，给人一种懒懒的感觉。

折腾了一天，秋寒莺确实累了，正如何瑶莹所说，她是存心去较劲的，不管胜负，卯足了劲以后的放松，的确令人够累的。

承诺要给吴晓茗裁制衣服以后，秋寒莺回到台北便开始全心全意的绞脑汁。她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设计高手，尤其又不愿意把这件事拖得太久，所以，找来几本时装杂志，没事便认真的翻看。

为“心目中的情人”的太太做衣服？想起来既荒谬又可笑。然而，难道没有几丝酸楚之意？

谁不想找个清清白白的人谈恋爱，乃至结婚呢？她秋寒莺也不是天生轻贱如此啊！

翻着时装杂志，秋寒莺再次为自己的居心辩解。自从把萧玉龙当做对象，进行攻垒以后，秋寒莺便不断以这样的论点，为自我辩解和自我安慰的疏解之道。

谈到结婚，在一年以前的庄克俊事件之后，她便彻底死心了。

那件事情，在局外人看来，也许只是“爱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的单纯事件。可是，没有人真正了解，秋寒莺对庄克俊用怎过样的深情，她又受到如何的伤害。

二十八岁以前的秋寒莺，是典型那种清贫家庭出来，乖

乖巧巧而平平凡凡的女孩子。十九岁高商毕业，由于功课不错，珠算一级检定合格，所以在应征她生平第一个工作时，很快便被录用了。

十年来，她一直乖乖的坚守岗位，其间，会计主任出缺过两次，每一次她都巴望自己能雀屏中选，递补上去，结果都失望了。

学历太低是一个因素，长期做个乖乖牌，不懂争取，不知拿桥，公司只认定她安分守己，没有权力欲，也不想争取，所以每当主管出缺，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秋寒莺也许可以递补。

十年来领的那份薪水，一直平平稳稳少有波澜，每年，总要号称随“物价指数”波动而调升若干。调的幅度，既不是多到叫人惊喜，也不会少到令人跳脚，就象她的生活或她在公司的职位一样，浅浅淡淡，水波不兴。

早些年，由于年轻，虽然长得不起眼，但水嫩水嫩的肌肤，自有几分娇怜；工程部或业务部有一两个小伙子，偶然还到跟前转转，讲些似有意又无意的言语。

都怪自己一丝丝风月也不懂。有时被那些小伙子的眼神、言语撩拨得心猿意马时，对方突然就没了动静。过不久，那些人不是有了新的对象，就是中途离职，甚至连临别通告都不曾有，便迳自离去了。

秋寒莺自己常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她真是那么缺少令人家驻足的吸引力？她固然不是妖娆、艳丽或娇媚型的女子，可也五官端正、肌肤嫩白；更重要的是，她是个克